

語文補充讀物

# 董存瑞捨身炸碉堡

丁洪等著 本社節改

4410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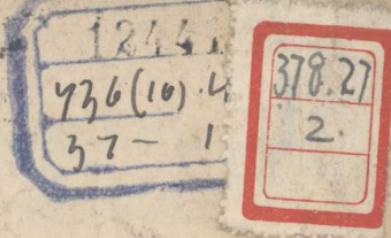
通俗讀物出版社

## 內容介紹

本書是从“真正的战士”一書中節改出來的一個故事。

內容講在解放戰爭時期，我軍解放河北省隆化時，敵人在市區隆化中學周圍建築了堅固的工事，企圖作垂死的掙扎。我軍向隆化中學衝鋒時，六連被敵人暗橋碉堡的火力壓在一片開闊地上，無法前進；同一個時候，十團從另一方向衝進隆化中學，也叫敵人的核心工事阻住，進不能進，退不能退，急需支援。就這樣危急的情況下，英勇的人民戰士董存瑞，為了掃清衝鋒道上的障礙，毅然地抱起炸藥，爬到暗橋碉堡底下，用自己的左手做炸藥架子，把炸藥頂在橋底下，右手拉開了引火砲，終於炸開了暗橋碉堡，讓部隊迅速地衝進了隆化中學，摧毀了核心工事，乾淨、徹底地消滅了敵人，解放了隆化。

英雄董存瑞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勳，他的精神，永遠活在人民的心上。



書號：0446

### 董存瑞捨身炸碉堡

原作者：丁洪 趙寰 董曉華

插畫者：陳興華

節改版者：通俗讀物出版社  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  
(北京香醇胡同73號)

印刷者：天津印刷一廠  
(天津一區和平路377號)
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

開本：787×1092 1/36

字數：16千字

印張：1.5/18

定價：(4)一角二分

印數：1—50,000

1955年8月第一版

1955年8月第一次印刷



## 目 錄

一	準備	1
二	偵察	7
三	“掛帥點將”	14
四	隆化中學	25
五	“為了新中國，衝啊！”	33

## 一 準 備

深夜，部隊開進離隆化（〔隆〕讀ㄉㄨㄥ〔龍〕）四、五里地的一個小山村。

到了小山村，董存瑞（〔董〕讀ㄉㄨㄥ〔瑞〕讀ㄖㄨㄟˋ）像往常一樣，照顧別人燙腳、挑腳上的泡、睡覺，隨後又把小米下到鍋裏。他守在灶邊，拉着風箱，看着灶裏的火光一閃一閃，想起了沿路見到的這些事兒：餓得精瘦的小兄弟，燒毀了的村莊，砍倒了的蘋果樹（〔蘋〕讀ㄆㄧㄥ〔平〕），變成了馬圈的小學校，負了傷的老連長，火中的玉蘭子，哭着講不出話來的老大娘……心裏就像開了鍋似地翻騰着。……他又想到：敵人就在眼前了，很快就要打響了；在這次戰鬥中，自己要怎樣把六班帶起來。“兵鬆鬆一個，將鬆鬆一窩”呀！自己雖說算不得什麼“將”，可也是個班長

啊！……他想到這裏，就把副班長郅守義（〔郅〕讀由〔至〕）找來，談了半宿。他倆核計着訂了個計劃，一定要爭取上“掛帥點將”①。董存瑞一心要當爆破大元帥；郅守義也下定決心當上突擊大將。他倆越談越起勁兒，一直談到白亮白亮的三毛子星都出來了。

第二天，董存瑞帶着半個班很快就把二百斤炸藥捆（〔巧×巧〕〔苦穏〕）好了，大大小小一共捆了整整七包。捆完了，他叫大家給每包炸藥想句快板詩，寫來貼上。

董存瑞打頭砲，唸了這麼一首快板詩：

仇恨滿胸懷，

隆化要打開；

殺盡害人精，

- 
- ① 掛帥點將——解放戰爭中，有些部隊在攻擊戰鬥的時候，常用的一種合同立功的方式。所謂四組一隊，四組係指：爆破組、投彈組、火力組、支援組；一隊是指突擊隊。攻擊時多以爆破組為元帥，其他組為大將。經過登台比武、民主評議，支部批准後，元帥可以點全連最好的組、隊為大將，然後再經上級批准，訂立互相配合的計劃，保證共同完成任務。

活捉蔣獨裁(〔蔣〕讀  
ㄐㄞ ㄉㄞ)。

新中國的好江山啊，

要靠我們打出來。

楊海山立刻抄了下來，遞給李振德貼在董存瑞的炸藥包上。接着，李振德也給自己編了一首：

仇恨記心頭，

不叫老娘淚雙流；

蔣匪軍，狗雜種，

這包炸藥就是你的死對頭！

孫有德一聽，也沉不住氣了：“嗬，不簡單哪，你們全是出口成章的手兒啊！楊海山，你寫上，我也來一個！”

黃不棱登(〔棱〕讀  
ㄌㄥˊ ㄉㄥˊ)的炸藥白繩兒紮(ㄓㄚˋ)，

這包點心送給他，

卡察(〔卡〕讀  
ㄎㄚˋ)一拉導火索，

保管叫他回老家！

小戰士劉祥也想了一段：

炸藥麵兒，麻布包，  
見着碉堡（碉讀ㄉㄠ）它就跳——

“跳？”大家一聽都笑了，“跳什麼？”

碉堡也隨它跳起八丈高！

“好啊，一定叫它來個平地飛起八丈高！”

董存瑞高興得了不得，還給每個炸藥包配上一個畫。有的是抱起炸藥飛跑的勇士像；有的是敵人的碉堡開了花；有的是蔣匪軍跪（“貴”）在地上投降繳槍……臨到他自己那首快板詩，他倒配不上合適的了，想了好半晌才想起來。“哎，有啦，畫一個戰士拿着一面大紅旗吧！”

“對啊，好！又對題，又帶勁！”

炸藥包包好了；副班長郅守義他們那半個班也把工事挖好回來了。他急忙告訴董存瑞一個事兒，說是各班都憋（ㄉㄧㄝ）足了勁，要當爆破元帥呢！

“班長，那咱快準備準備吧！”李振德可着急了。

“準備啥？”

“嘍，掛帥點將唄（々貝）！”

“咱們這不正準備着嘛！”

“班長你，你可真不着急？”

“着啥急？”

“快去看看人家都準備些啥，咱們趕快想些辦法，對付對付，別拉到人家後頭啊！”

“你看看，又來了不是？副連長跟指導員不早都講過了：掛帥點將又不是為了拔尖兒、出風頭，它還不是為了把林司令員的四快一慢和四組一隊配合得好，打下隆化，消滅敵人麼！咱們只要戰鬥準備工作做得好，工事挖得好，炸藥捆得牢，地形偵察得清楚，掛帥點將還不是穩穩當當地到手？……沒事的把槍擦擦，把炸藥包再檢查一遍。再沒事兒就休息，好好養養精神！”

大家都散開了，只有李振德還站在班長

旁邊。

“班長，還是你想得開，看得遠，不像我這麼，這麼狹隘（<sup>ㄉㄞ</sup>〔愛〕）。……班長，你幹啥事都那麼正道，我一定要好好向你學習！”

“你別看我這會兒呀，我從前還不是和你一樣！要是沒有黨，我還不是一個吃糠嚥菜（〔嚥〕〔讀〕〔厭〕）的窮小子，啥也不懂的二不楞（ㄉㄥ）？是黨啊，把我教育得雙手靈巧啦，兩眼透亮啦，腦袋明白啦！……”

“班長，你看我要求入黨啦，咋才能行啊？”

“我，——我這個笨嘴拙舌的也說不出啥道道兒來。反正是出力不出名的事，你就搶在頭裏，遇事先別想着自己；要吃苦在先，享福在後！為了叫受苦人再也不受這樣的苦，都過上好日子，建立一個幸福的共產主義社會，你要把自己這輩子都交給黨，永遠跟着毛主席幹一輩子革命！”

“像你一樣！”

“我還差得遠哪！一個黨員要幹最艱巨的任務！”

“就像你，不怕燒着自己，把玉蘭子從火裏救出來！”

“還不夠，還要叫玉蘭子這樣的孩子過上好日子，唸上書。要想做到這樣，現在咱們首先就得消滅隆化這羣敵人！”他用拳頭向隆化揮了一下，然後又伸出手來比劃着，“解放全熱河，然後解放全中國！……到了那時候啊，我們還得用這兩隻手，建立新中國呢！咱們親手建立新中國，等把咱們中國建設得——建設得跟蘇聯那樣，再回頭想想現在，哎呀，那有多美呀！”說到這兒，他止不住用拳頭輕輕地敲了李振德一下。兩人的嘴角上都現出了含有深意的微笑。

## 二 偵 察

天剛一擦黑，偵察組就出發了。

臨行的時候，董存瑞特別囑咐（[囑]讀ㄔㄨ，  
[付]讀ㄔㄨˋ）李振德說：“這一下子咱們跟敵人可就是臉兒對着臉兒了！要沉着、機靈，不能出響動。注意隱蔽（ㄉㄣˋ）自己，敵人一打照明彈就不許動了。”

這時快要到陰曆十五了，天上的月亮正明，地上什麼東西都能看得清楚。

董存瑞和老郅、李振德三個人順着交通溝跑出去，出了交通溝是一片凸凹（[凸]讀ㄊㄨㄥ，  
[凹]讀ㄊㄨㄥ，  
[凹]讀ㄊㄨㄥ，  
[腰]讀ㄭㄧㄠ）不平的丘陵（[丘]讀ㄎㄟㄞ，  
[陵]讀ㄌㄧㄥ，  
[秋]讀㄄ㄡ，  
[零]讀ㄌㄥ）地帶。敵人的碉堡密密層層，一個挨着一個。他們偷偷地從碉堡縫裏插了進去。

董存瑞匍匐（[匍]讀ㄆㄨ，  
[匐]讀ㄕㄨ，  
[服]讀ㄈㄨ）前進着。五月裏泥土的氣息混着野花的芳香，直往鼻子裏衝，令人覺着有說不出的鬆快好受，心裏非常興奮，可是也有點緊張。第一次作偵察工作的李振德，心中更感到一陣一陣地發緊。可是當他一想到自己身旁有着兩個久經戰鬥鍛鍊（[鍛]讀ㄉㄨㄤ，  
[鍊]讀ㄉㄨㄢ，  
[段]讀ㄉㄢ，  
[練]讀ㄉㄢ）的班長再加上自己有爭取入黨

的決心，馬上又覺着有了依靠有了力量。

月亮透過薄雲，照在大地上。董存瑞趁着月色，仔細地觀察着隆化中學的外圍工事。

右側的碉堡裏的敵人好像察覺了什麼，裏面有人在唧咕（[唧]讀ㄐㄧㄥ|[敵]）（[咕]讀ㄍㄨˇ[姑]）着：“聽，有響動！”

董存瑞他們聽見敵人這樣一講，馬上趴（ㄔㄚ）在地上，一動也不動，聽着碉堡裏的動靜。

“別是你的耳朵聽錯了吧！”

“明明聽見有響動嘛！”

董存瑞一聽，心想：這下可壞了，不容易走脫了！……他把眉頭一皺（ㄓㄨˋ），計上心來，連忙用刺刀在地上輕輕地挖起工事來。老郅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也挖了起來。只有李振德沒明白是啥意思，可是看到兩個班長都在挖，自己也跟着挖了起來。

四下裏很靜，刺刀挖土的聲音聽得很真切。

“恩，我當啥響動，鬧了半晌，還是那幫八路在那兒瞎鼓搗呢！挖吧，挖吧，這輩子你們也別想挖進隆化城！”

原來在敵我對峙的一線，部隊整天在挖工事、挖暗壕；敵人已經習以為常了。

“共軍弟兄們，快投誠吧，要不你老婆就要穿白鞋了！”有一個敵人惡毒地喊道。

這句話可氣壞了李振德。他想還口大罵，叫老郅制止了。董存瑞趁着敵人在罵，領頭鑽入了敵人的內綫。

他們三人已經進入縱深（〔縱〕讀nìng〔綜〕）一百多米的內綫，還聽得見敵人在罵呢。他們差點兒忍不住笑出聲來。

“哎呀，地雷——”董存瑞趁着月光看了出來，“還是地雷網！”

“這可咋辦，班長？”李振德又緊張起來。

“不要緊，有辦法。你們倆上那邊去！”

“班長——”李振德想和班長挨在一起。

“這是命令！”郅守義把李振德拉到一旁，

趴在地上，看着班長在踏（古尤）地雷。

不多會，董存瑞就在地雷網裏踏出了一條道來。他回頭招呼着他倆跟上來，自己又順着一個陡坡（〔陡〕讀分又〔斗〕）滾了下去。老郅和李振德剛剛爬起來，突然，天上升起了三顆照明彈，正好打在他倆頭頂上。老郅就趁勢往四外瞧着，看清了這個地方。但李振德一看照明彈正打在自己的頭頂，心裏就慌了，急得喊叫起來：“哎呀——副班長！”

這一聲喊叫被敵人發覺了。立刻，碉堡裏的機槍衝着他倆的方向打了過來，直打得他們前面翻起了一排排的煙浪，他倆的頭都差點叫塵土給埋了起來。

董存瑞在坡下一看就知道事情壞了；看坡上面是片開闊地，一點棱坎（〔砍〕）都沒有，沒法隱蔽。怎麼辦？……他登時想起，寧可叫自己這裏挨打，也不能叫他倆受了損失！他連忙掏（古么）出手榴彈（〔榴〕讀另义〔流〕），向敵堡投去，又舉起衝鋒槍“噠（ㄉㄚˋ），噠，噠”地打了一梭子。敵



人碉堡的機槍滅了，可是馬上從另外一個槍眼裏向着董存瑞那兒開了火。

郅守義抬起了頭，激動地說着：“我的好班長！”他急忙閃在一旁，掏出一顆手榴彈，朝另外一個方向扔去。顯然，敵人被這個手榴彈搞迷糊了，又亂打了一陣子槍，才寂靜下來。

董存瑞摘下崩滿了〔崩讀ㄉㄥ〕泥土的帽子來抖弄了一下，衝着碉堡，心裏暗暗罵道：“你鬧

喚吧，有你好看的時候！”

半晌，敵人沒有響動。董存瑞想：“咋回事呢？”忽然，他覺着身後有人摸來。他差點兒叫出聲來；細細一看，原來是老郅和李振德。

“都沒掛花？”董存瑞低聲地問道。

“沒有。”郅守義答道。

“班長，都怨我！”李振德嘟囔（[嘟]讀ㄉㄨ，[囔]讀ㄊㄤ）着。

“檢討會回家再開去！”

“班長，咱還往前摸吧！”郅守義說。

“摸！一不作，二不休！偵察不好地形就打不了勝仗，乘敵人當咱們都死了，咱就給他往肚子裏鑽！——走！”

他們繼續前進，一直摸到隆化中學跟前，看清楚了東北角上的工事和碉堡，心裏都有了底兒，才小心謹慎地又從原道爬了回來。

回來的道上，他們還聽見敵人在那兒罵呢。

“怎麼搞的，今天晚上這個碉堡放幾槍，

那個碉堡放幾槍；都犯了神經病了吧？”

“哎，說不定八路軍快攻城啦！”

“去你媽的！少惑亂軍心啊，當心軍法從事！”

他們沒再細聽下去，跑回了前沿陣地。

鎖柱看見他們三人回來了，笑着向董存瑞說：“哎呀，小個子，剛才槍響得好熱鬧啊，我還當你‘革命成功’了呢！”

“‘革命成功’了？早呢，我還要親眼看看共產主義社會呢！”

### 三 “掛帥點將”

五月的金色的陽光照着山野，山坡上開遍了各色的野花，有黃色的甜麻、苦麻、羊媽媽，藍色的鴿子花，黃色的靠山紅，黃心紅瓣（勿半）的黏黏角……。空氣中充滿芳香清新的氣息。在草坪（父平）上，六連的大紅獎旗迎風擺着。主席台上插着四面紅旗。其中有一面較